



魏巍作品《我的老师》今秋重回初中语文教材，也许您还不知道——

让魏巍念念不忘的蔡老师是洛阳人



□记者 忻尚龙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/图

新版初中语文教材(人民教育出版社)出炉，河南作家魏巍的《我的老师》在今秋开学时重回教材，其主人公蔡芸芝一生多在洛阳度过。魏巍能走上文学之路，和儿时与蔡芸芝之间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后来他名满天下，其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被毛泽东主席阅后批示“印发全军”，而魏巍依旧不忘在信中“向老师汇报情况”，持弟子礼甚恭。

蔡芸芝手捧学生魏巍寄来的著作留影



一九八四年，魏巍寄给蔡老师的照片

(均为记者翻拍)

1 《我的老师》回归教材，主人公蔡芸芝是洛阳人

一篇在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里消失了13年的课文，近日重新回归——魏巍的《我的老师》被安排在该版教材的初一语文第六篇，全文约1000字。

魏巍凭借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红遍大江南北，也让《我的老师》中的主人公蔡芸芝多年名声不坠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蔡芸芝原籍山东兖州，但从小跟随父亲来到河南，长住洛阳偃师诸葛，与洛阳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，并最终在洛阳去世。

蔡芸芝的爱人王秋秩，时任洛阳复旦中学教务主任，曾以国民党洛阳县参议员的身份，掩护过纪登奎(曾任国务院副总理)躲避政治追捕。

2 魏巍儿时表现平平，不像“潜力股”

1928年，魏巍在郑州东门东大街关岳庙小学(一座破庙改成的平民小学，现在叫“创新街小学”)上二年级，蔡芸芝是他的国文(语文)老师兼班主任。

蔡芸芝的女儿王玉平告诉记者，蔡芸芝的父亲蔡仲荷一直在郑州陇海铁路上工作，蔡芸芝则在开封女子师范学校

上学。在她还有一年就能毕业的时候，父亲失业了，年仅17岁的蔡芸芝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辍学当了老师。这一年正是1928年，魏巍是她教的第一批学生。

魏巍在班里属于极内向的孩子，不爱说话，表现平平，但成绩还不错。从他身上，还看不出有任何“潜力股”的迹象。

3 魏巍遭人欺负，蔡老师挺身而出

蔡芸芝虽然知道魏巍性格内向，但也逐渐发觉他整天低着头不吭声，爱独来独往，似乎在躲着什么人，而且总拉着个脸，毫无寻常孩童的阳光与朝气，于是很纳闷。

通过家访，蔡芸芝才弄明白，原来当时军阀混战，魏巍的父亲去打仗了，一走之后就再没回来。魏巍跟母亲相依为命，孤儿寡母的平时常遭人白眼和欺负。

在学校里，一些同学总欺负魏巍，还

孤立他，经常三五成群地突然揪着他的耳朵大喊“你爸死啦”“你爸挨枪子儿喽”之类的话。魏巍不敢还嘴，只能整天低着头，任人欺辱。

蔡芸芝把那些欺负魏巍的同学好好批评了一顿。当魏巍再到学校时，发现再没人骂他是“军阀的儿子”。

为了鼓励魏巍，蔡老师还特意给他写信，夸他是“心清如水”的孩子。

4 蔡老师引导魏巍走上文学之路

到了寒暑假，蔡芸芝常把魏巍带到自己家里，给他吃甜甜的蜂蜜，还告诉他什么是蜂王浆。

星空下，蔡芸芝带着魏巍坐在院子里，大手拉小手，教他念《木兰辞》。夜晚的村庄很安静，只有风声里荡漾着魏巍稚嫩的声音，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。

数十年后，魏巍在写给蔡芸芝的信中还深情地提到这段往事。

当年蔡老师很喜欢诗，常常给魏巍念一些诗，而且音调抑扬顿挫，让长大后的魏巍常回忆蔡老师吟诗“像唱歌一样”。

魏巍感叹世上竟有如此好听的声，“今天想来，她对我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!”

少年魏巍对蔡老师的崇拜到了“连她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”的地步，甚至半夜一觉醒来，他迷迷糊糊仍要去“找蔡老师”。

5 蔡老师仅教过魏巍三年，却让他念念不忘

1930年，魏巍转学了，而蔡芸芝也离开了关岳庙小学。从此两个人再没见过面。

王玉平回忆，蔡芸芝离开关岳庙小学后，重回开封女子师范学校，继续学业。没想到复课不久，父亲不幸去世，蔡芸芝为了养家，只得再次辍学，来到洛阳老城东华街小学教书。

1951年，魏巍声名鹊起，从朝鲜战场归来，所著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于当年4月11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，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，毛泽

东主席阅后批示“印发全军”。

作为老师，蔡芸芝从未向人提起过她与魏巍的关系，直到1956年。

1956年10月1日，魏巍应邀给《教师报》写的文章《我的老师》发表在《教师报》第四版上。和蔡芸芝同住一村的韩老师，看到这篇文章后，认为文中“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”的描述写的就是蔡芸芝，于是把报纸拿给蔡芸芝看，她才默认。

虽然蔡芸芝只教过魏巍三年，但魏巍对她一直念念不忘。

6 魏巍虽名满天下，信中言语持弟子礼甚恭

《我的老师》见报后，魏巍经过多方努力，终于得知蔡芸芝的情况，并给她写了信，这段中断联系30多年的师生情才再度延续。

“魏巍在信里面告诉我妈妈，《我的老师》这篇文章是他含着泪写完的。”王玉平说。

蔡芸芝的外孙张大勇告诉记者，魏巍在信里总是说，他今天的文学成就得益于小时候蔡老师的教导和熏陶。

“当时的魏巍已经是名噪全国的

作家，但是寄来的信里，言辞很是谦恭，总是用‘向老师汇报情况’之类的话语。每当出了新作品，他一定会寄来一本。就连他什么时候结的婚、孩子如今都在干啥也都跟我外婆说。”看过这些来信的张大勇回忆说。

张大勇还找出一张魏巍在1959年寄来的照片，大概有两寸大小，正面是魏巍的半身照，戴副眼镜，穿着军装站在一处院墙前；背面写着“芸芝师留念，魏巍。1959.9.21”。

7 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

后来，魏巍有很长时间没有再来信，而蔡芸芝的去信也都石沉大海，没有回复。蔡芸芝开始不安起来。

这一年是1966年，十年“文革”刚开始，魏巍就被列为“榜上有名”的人物，作品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成了“宣传战争残酷”“贩卖人性论”的毒草。未完成的小说《东方》手稿也被视为“黑靶”没收，遭到批判。魏巍从此中断了与蔡芸芝的通信，而这次中断竟成了永别。

在这期间，蔡芸芝因为“魏巍的老师”身份也受到了冲击，但她常对

家人说：“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乱下去，总有一天，国家会重新重视教育的。”

1973年的一天，蔡芸芝被检查出患有肠癌。1976年，她去世。

张大勇说，直到1983年，魏巍通过河南省一家通讯社的编辑，电话联系上了蔡芸芝的儿子王书发，才得知蔡芸芝病逝的消息，不禁黯然神伤。

一段跨越50多年的师生情就此画上句号，但魏巍《我的老师》却将蔡芸芝的慈爱老师形象，通过文学作品永远留了下来，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老师，也影响着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。